



莊子口義棧航卷三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13
841
4



841
4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三

小野 壹 校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也。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莊子卷之三 大宗師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為，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為出於

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然

未寡不定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幽風東山詩制彼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術枚之事枚如著術之在結項中以止語也。暮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暮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

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文中子云至人

無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闢也。齊物論之

語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論禪家所謂塞飢

瘡是也。傳燈錄九黃藥傳心法要云有識食有生貪著謂之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須給養不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其息深深

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

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嗑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蟇禪只跳得一跳大惠普說第一。劉真翁只參得蝦蟇禪。只跳得一跳。○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拈古示衆云。併却咽喉唇吻未免扶籬摸壁。若更開蝦蟇口說心說性說禪說道盡是誑語。諸人滅胡種族。從上來事。合作麼生。○圓悟云。死蝦蟇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蠖多口作什麼。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

天理人慾隨分數消長也朱子語類六十一。朱子曰。孟子曰。其為人慾。相為消長分數。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情不見大慧五燈會元。徑山宗杲普覺禪師年十二。入鄉校。十七而薙髮。世壽七十五歲。張平叔普燈錄有張平叔傳。有像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獲金丹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周成。字平叔。號紫陽云云。著悟真篇。授馬默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元豐五年化。住世九十九歲。與之論此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入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儻然而往儻
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
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儻然隨之之意也
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左氏杜預序云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
州便傳燈錄第十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姓郝氏
十歲謚真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
過後成一株茅葦愚按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
際大師

燈會元皆無之但考洞山傳曰僧問亡僧是不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云云

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
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
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入助天
壽天有命盡心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
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穎穎凄然似秋煖然似
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
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

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

九年。傳燈錄第三云。達磨與梁武機不契。潛回

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是。其容寂

處。頽大也。頽頽也。頭容直。故見其頽頽然。凄然

怒也。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

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

也。德充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

世。不為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

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

有。帝王通曆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

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於我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

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鑿萬物

而不為義。篇內之語。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

害不遍。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
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
天無小皆為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
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在物之窮通
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
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
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
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
為名名者實之賓為賓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

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

非役久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成玄英註疏姓

孤字不偕古之賢人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

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

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黃帝時人身長

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胥餘紀他

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廬水。胥餘紀他

子。名負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決眼

而死。屍沈于江。或說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

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隔於襄水而死。申徒狄申徒狄聞之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
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
也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
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
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
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
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瀟灑

淮南子天文訓未有天地之時鴻濛瀕洞莫知其門佛書中多有此類狀
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
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
曰承左氏哀十八年傳使帥師而行請承註云承佐也廣韻副貳也與乎容與
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
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
也邴邴喜兒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
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德充符篇濔聚也
充悅之見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孟子盡心篇故曰
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止止也人間

世與乎自得之見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
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
似世警乎者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
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
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
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見體本也翼附也
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書大禹謨篇此則曰
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
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
俗也時乎用智則用智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

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
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為勤勞
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
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
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
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
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
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人能以好惡

為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以入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圓覺經云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老子第一章順云云。而異名同。謂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

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死生猶且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繫辭上篇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為衆父。天地篇註衆父即天也。故曰其有真君存焉。齊物論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為大

宗師也。

泉澗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知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响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知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為不若体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

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

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曰是法

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又曰有無俱遣圓覺經曰有無

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傳燈錄三十僧璨

難惟嫌揀擇但莫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闌入海增愛洞然明白

直到如今無消息傳燈錄八曰潭州龍山和尚

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一語最佳兩箇泥牛闌入海直到今無消息

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

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

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徠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

鉄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韻府曰古詩人無百年期強作千年調鑄鉄作

門限鬼見拍手笑

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

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天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以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

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得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太宗師。

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大極也。周子圖說。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說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易上係辭是也。

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
快六極六合也。此處為之天此亦
侏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
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太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夫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侏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

後能如此也侏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
齊乾坤也。韓文三十一九請尊號表曰今氣母元
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脩煉家
之所祖堪坯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
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漢書
郊祀
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髯下迎
帝騎龍上天後因名其地曰鼎湖玄宮猶今太
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
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
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
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

賢之書律之當別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月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女偶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

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月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至者遺其身也朝徹者宵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則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櫻拂也寧定也雖櫻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故曰櫻寧櫻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

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曠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齊物論此意益言道雖得之

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
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
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
無事蹠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
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有
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自悟
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
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

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疹。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跣躩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養生主篇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祖。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

我則憚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錙大冶必
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曾子之易簣其言如許禮記檀弓云曾子寢疾
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
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
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
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
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入也以始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沒聖賢
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
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
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虫臂言至小之物也便
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見前章註但其
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悍逆亦前段物不
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
為炭萬物為銅鵬鳥賦造化為土天地為
鑪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皆自
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造物之
視入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

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真文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無為而為也。撓挑，踊躍之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篇內之語。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助原壤沐椁也。禮記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編曲織落，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為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五燈會元十八云。慶元府蓬萊道俗尊仰之師有猗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後漢西域傳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佛。數祀淨圖老子。百姓稍奉者。後遂轉盛。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自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乎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癘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
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
間法也維摩經云世間出世間為二註云世間
三界也出世間一切無漏有為道品法
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
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
者為入只是與造物為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
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為天地間長

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

之意此篇先良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

四大合而為身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

色皆歸於地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皆
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合離○焦氏

筆乘第三云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
為雀老蒲為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為

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水脉歸於澤
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

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
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故曰托

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

也彷徨浮遊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見塵垢之

外即方之外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昏之見，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老子經云：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觀者示也。音貫。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德充符曰：天刑之，安可解。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此篇前段。穿池而養，亦自以為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

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胙篋篇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

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也。回壹怪之言，其常怪之也。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此篇就前段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
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
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
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
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
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且生也
死生且夜也知生之所居者譬則雖死而非實
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

象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
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
而乃隨象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
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兩字愚按指郭良
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
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
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太抵如此鼓舞其

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齊物論篇今之言者

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為蝶

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

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杜子美第三卷村妻怪我在驚定還拭

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

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

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

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

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

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

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

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

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此篇前段又做

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義。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功。此所遊已。

音義云。鑪音盧。搗本又作錘。之。睡反。又之。菜反。鑪。鳥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一云。盧謂之。瓮。搗當作。言。小處也。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為助語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此篇前段。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

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
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
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
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
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
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
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列
冠篇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
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
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係辭上

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注曰造化無心也豈若聖人必竭心思
而後可以生成萬物乎一出於無心則盛德大業其至矣
百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
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
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貽
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
伏川岩水石多少竒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
如百卉群木多少竒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
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
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

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隨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之說乃

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此篇前段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楞嚴經云。所謂今者吾喪我。論齊物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隨枝體黜聰明。離形隨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

洪範云。睿作聖。孔安國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疏云。睿聖俱是通名。睿即通也。觀

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普說第一云

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

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金剛經云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

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

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

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

如舜鼓琴而歌南風家語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

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

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詞蹙韓文十六上宰相

知所裁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

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為

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入矣而未始出於非入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入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

二法門之意

維摩經云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昔

薩入不二法門時。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
維摩詰默然無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馬司
相如子虛賦。有烏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
有先生亡是公。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
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
之類。肤篋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
可以得入。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
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
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
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

已為馬。或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
也。篇內字。史記秦本紀。信臣精卒。其所知皆
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
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
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
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
應帝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入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度音渡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入者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己出經式義，度入經式義，句法便與和預通同。德充符篇孰敢不听而化言，民皆听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

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蚊負

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孟子滕文公篇治外

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

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

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

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

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

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

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鳥鼠也。神

丘，猶曰神臯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與區神臯。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音義。垠音浪。曠音廣。蕩也。帛音藝。法也。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

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曠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為。經籍志云。崔誤。注莊子十卷。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所之以心。而听之以氣。人間世篇。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

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
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
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文選子所
虛賦
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
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已之說。寓言則
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
學道不勑。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獵。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此者。可比明王乎。陽

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
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
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
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
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所否胥刑
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漢書昭帝紀注云。如
淳曰。更有三品。有卒
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
當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云云。胥易之

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刑法志云罪人且膏菑三歲為鬼薪自祭云云注文帝令張蒼馮敬定律城且且一起治城婦人則春令擇米鬼薪取薪給宗廟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者皆輕刑之名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聚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文見天地篇昔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

而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賤之之辭也此三句文有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即功成而不有之意老子經云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化貸萬物而民弗特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風俗通云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易益卦彖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雲行雨施易乾卦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則一韻會云毛氏曰凡施設之施並平去通押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

意論語泰伯篇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

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韓文

十三新修滕王閣記云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注太原王仲舒觀察江南西道

即滕王閣所在也退之時為袁州刺史以不能遊于滕閣為恨矣遂勸于仲舒令修滕閣仲舒

諾工既訖功以書命愈令為之記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

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

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

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

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

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

未得謂得之意法華經方便品云未得謂得未

未證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

也無雄又奚卵參同契云牝雞言無心則無迹

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天道篇曰：視而可充，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見者形與色也。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

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脩觀在次段。

三註李

地文者，山川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土地，山川林木，網乎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公孫丑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卿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黃庭內景玉經至道章云。腦神經根字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

無俱遣

楞嚴經文

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

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三註曰善

者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音義齊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大冲莫勝亦觀名也。大冲大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

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植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植。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

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法華經普

門品頌七難與五難共十二難也。觀念彼觀音力則盡除之也。天台文句第十亦載之。○科註

法華普門品云。觀世音者云云。觀有種種。謂折空體空。次第三觀。圓融三觀等云云。今簡前三。

唯圓觀也。世亦多種。謂有為世。無為世。二邊世。不思議世。今取不思議世。音者。機也。機亦多種。

有人天機。二乘機。菩薩機。佛機。今唯取佛機。而設應也。云云。乃是菩薩以圓融妙觀。不思議世。界佛機之音聲。故審信也。言鯢植信乎為一觀名。觀世音菩薩。

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

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

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

作蟠。非司馬彪本。審作蟠。音義亦引之。崔譔本作潘。列子黃帝篇。九淵

之名皆全。洪野處洪邁字景廬。号容齋。宋孝宗宗御書野處二字。揭別墅。謂

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

則不得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

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

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愚按。一項俗諺

猶云。一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卿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
因以為波流故逃也音義茅音類茅靡示窮之貌一云遷伏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
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
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靡者拉拔也波流者
奔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拔奔蕩故自失
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音義為于偽反食音嗣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
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
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
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老子經云常德即乃足復歸於樸即
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太宗師篇塊然獨以其形
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
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

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老子之事尸主也。

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養生篇。主篇。府聚也。前

言不譽事。不謀焉用智。太宗師篇。古之真人。不

德充府篇。聖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不謀。惡用知。

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

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

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

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

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

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躰盡無窮而遊。

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授我以

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

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

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圓覺經云。諸幻盡滅。

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

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老子經。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

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隨枝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離婁篇。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詭

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爲內外內
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撮篇
頭兩字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
無精義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
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
處或以爲內篇文精外篇文麓此所
未考不然也又
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
後可以齊物論此所
未考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
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
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

我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
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
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
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
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歸結處如
上七篇篇結得別道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
自鳴太宗師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
都盡却統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

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是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

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巳丘文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

伯巳丘文與希逸言之

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此為見傳
莊子共得三十三篇較之漢書藝文志五十二
篇少十九篇雜篇中係贗手者四篇今別為偽
篇漢文盜跡故得內外雜二十九篇中庸曰成
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內篇
皆有題目乃是莊子渾身學問以此七者為自
己膏肓所謂成己者也外篇十五篇施及天下
萬物所謂成物者也雜篇十一篇所謂合外內
之道者也成己為內卦成物為外卦內外合卦
而成彖文中庸之義蓋亦取諸易卦肱故分內
外雜三篇者原出於莊子之手斷非後人所裁
也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
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拇旁生也與生
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
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侈刺也似
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疣亦病也

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孟子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自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道遊篇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

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
或鼓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
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纍無窮而無意味故
以纍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政也脩政其言
句以爲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
勞也跬音企蹠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
徒自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
乎而揚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
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
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
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臆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而然則不失其
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
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
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
小也齊物論 跂起也 有所跂則不平 貼不平 貼則

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自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

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枝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自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蒿自。蒿者蓬蒿之蒿也。蒿自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饗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置鬻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

猶嫗撫也。或人曰嫗撫撫育也。老婆親切之意。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絲。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繩。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

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
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
也不可虧者直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
膠漆自固泥也纏絲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
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
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
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
有微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
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
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
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
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
人言招牌也

續綱目宋高宗紹興二年立仁義
金字牌黃旗招曹成

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陳眉公註曰男而婿婢曰臧女而歸奴曰穀李衷一曰東陵泰山也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

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
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
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
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
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
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
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
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所

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
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

鯀以俞兒

音義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尸子
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

淮南子云。俞兒狄牙。嘗滯澠之。師曠離朱。而比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五燈會元第三。慧海禪師云。如狂狗趁塊。師子戲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大般若五百六十九。譬如有塊。擲師子云云。逐人而塊自息云云。犬唯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剛藏菩薩章不知逐人。

曰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相。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後結空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騫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述而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繫上。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盡上。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此所未考。深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

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盖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肯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弥山矣。此所未考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仁何物也？一月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

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下周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五燈會元第四云：大安禪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大惠普說第一云：法華經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事也。孟子盡心上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着力不得也。此未考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養生下不主篇

敢為滯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養生主篇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滯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此所未考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韓文十一雜說云憤世疾邪而後着此書其見又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

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史記莊子傳註離辭犹力折其辭句也剽犹攻擊也洗洋又音晃養自恣以適已此數語真道着莊子

躅之地孟子盡心篇必當時有此三字燒剔治馬蹄

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錐之籠絡也羈絡其頭

也車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鞅後鞅也連列之也

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

也楸衙也飾鑣纓在領下故曰前有楸飾之患

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

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秋水篇意同但其間下數

箇之字與前言一二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

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

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

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而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

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錐馳驟整齊也豈不失

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亦猶秦氏應

而王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

之意駢拇篇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

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

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駢拇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干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

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東坡第十三異鵲詩昔我先君子仁注有彩羽之細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公鳳集桐花花時來集於桐上名曰桐花鳳又注云志林云如此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

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蹉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圭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音義蹙步結反蹙悉結反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蹙蹙勉強而行之貌。踉跄行立不安之貌。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解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辟是也。此又是自編新禮樂。响命仁義駢拇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新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禮記故曰白圭不毀。孰為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

故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離婁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

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軸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

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拒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踈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

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三

無之無知高而致之意與知不自安也致
中差而趨入之心皆聖人非而趨而致上古本
致山然然此也且五也及數樂而五人又然以
具其介則闔時之進趨月非曰致其言又之成
必以味無濟其論時之率順其自與人自人宜
是則雖不受賄用必論時之勢然必費情時必
時情必察察必必情情必入必必察察必必察察必

